●蒋子龙专栏●

一飞冲天

□蒋子龙

■一个光明区，有数个这样的街道，而深圳有数十个这样的街道，似乎终于想明白，深圳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，疫情后依然显现出强大的实力与后劲，就在于这种全新的城市运作模式。每一个细胞是健康的、饱满的，生命力强盛，整体自然就有强大的免疫系统，保障有足够的力量向前奔跑。

“凤凰”是个街道，由当地一座古村落演绎而成。此地曾有一座山，昂首向东，甩尾于西，两翼往南北伸展，状若凤凰展翅。

在这里，建于清代的古村落——甲子塘，如今，是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的甲子塘社区。清晨，上班的人陆续走出二三十层高的住宅楼，由胡同奔向主街。他们大部分人骑着电动车，也有少数人驾驶着汽车，街口有“刷脸”的检测设备，每人只是稍一停顿，种种健康指标，一目了然，便可意兴飞驰地驶向自己的工作岗位。

这忙碌的车水人流，夹带着诗人的吟唱：“日出不是早晨，是朝气……”经历过疫情的人们，体验会更深刻：仿照“托翁”的句式，人生唯一可能的，唯一真实的、长久的、最牢靠的快乐，首先是从工作中得来的。面对疫情，这里的人们，依然保持着一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状态，积极拓展生活，雷厉风行地过着自己想要的日子。

凤凰街道还有四个这样的社区，常住人口十几万。所辖20余平方公里，街区内有两条高速公路，还有高铁、地铁、广(州)深(圳)(香)港空运专线，可谓无往而不通，通则达——这就是发达的标志、令人钦慕的“现代海绵城市”：人气暴涨，色彩旺盛，生活有厚度和坚实的质地。

更令人惊叹的，凤凰街道境内，竟有4条河流：茅洲河、大凼水、鹅颈水与东坑水，外加一座鹅颈水库。在江南水乡，这或许算不得稀奇，但在一座大城市里，这就是极其珍贵的自然资源。它给凤凰街道造就了两个湿地公园，水清，岸绿，草色开阔，河滩水墨。城市的繁华中，还有凌乱的繁荫，苍翠溢眸，飒飒万条风，花开千层层。

凤凰街道有个“凤凰之环”，由珍珠、钻石般的高端企业建筑构成，每到夜晚，光华璀璨。河流、道路就是环上五彩灵动的飘带。环的中心，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城，却被人们称为“田园科学城”。高楼大厦并不新奇，田园般的高楼大厦或高楼大厦式的田园就不一样了。建筑本身没有内容，是其内在质量、对社会的贡献和文化的输入，决定它的品位。

何况，活水是利，流动则财源不断。凤凰街道是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企业、大型企业聚集地，以2021年为例，街内有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4家，超十亿元的企业15家，产值过亿的企业56家。2021年凤凰街道“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419亿元”。这其中“规模以上”这个词，让人感到新鲜，企业要达到一定的规模，才可进入统计范围。

凤凰街道给人们的启示：“让利润充满阳光，让财富远离虚荣。”凤凰街道改变了“街道”这个概念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大城市的街道简称“街委会”或“街道办事处”，日常事务似乎就是调解本街居民邻里间的纠纷，救济特殊困难户，等等。改革开放之后，街道也开始办企业，但多是为安排下乡回城青年或社会闲散人员的低端产业，谈不上有什么“高新、大型”等上规模的企业。自企业“改制”，就再也听不到“街办工厂”的信息了。

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中国还有“凤凰”这样的街道。按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的说法，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，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。我就在咂摸凤凰街道的抱负：它有庞大的工业体系，强劲的经济实力必然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，于是，凤凰街道所辖的街区内还有4所中小学、12所幼儿园，十几座图书馆、博物馆和剧院，街内竟然还有一座“凤凰城”——街包城，街大于城。这该是怎样的一个街道呢?

一个光明区，有数个这样的街道，而深圳有数十个这样的街道，似乎终于想明白，深圳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，疫情后依然显现出强大的实力与后劲，就在于这种全新的城市运作模式。每一个细胞是健康的、饱满的，生命力强盛，整体自然就有强大的免疫系统，保障有足够的力量向前奔跑。

既来到凤凰街道，自然想看一个企业，那是我的兴趣所在。当地安排了东江集团，主打产品是模具，恰好是我所熟悉的，过去，我工作的生产车间就离不开模具。一直认为，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脊梁，现代高端、精密制造业离不开模具，诸如通讯、数码、医疗、家电、汽车等器械都不可没有模具，最常见的如手机的保护壳，汽车的仪表盘、保险杠与门面板，等等。模具在制造业有“工业之母”的尊称。

终于见识了一个能提气的现代大型模具厂，其数控铣床、电火花加工等让我眼花缭乱。既然是企业，能体现它经营现状的唯有数据：几年前，东江集团在香港上市，2021年其销售收入24亿港元，净利润2.4亿港元。在制造业有这般效益，应该可步入当今世界先进制造业的行列。

东江集团创始人李沛良，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改变和从富人到贵人的涅槃。所谓“贵人”，是有些工程技术人员和员工称李沛良是自己的贵人。天助自助，贵有人助，他的心力都用在招募人才和模具的发展上，正一步步稳扎稳打地厚植根基，而不在意自己财富的积累。

凤凰街道的模具厂是东江集团的总部，在香港、苏州等地还有三个生产基地，疫情期间，公司却秩序井然，生产几乎没有受到太多影响。难怪他出奇地从容和沉静，旷怀深厚。虽然疫情环境和世界模具市场多变，他却不纠结，境界开阔。

尽管现代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的进步，但经济学家早有定论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进步和变化。而一个有前途的社会，不能没有榜样。我在凤凰街道，强烈感受到了这种榜样的生机与力量。

文天祥“落泪”

□马 军

直笔春秋

文天祥是南宋杰出的政治家、文学家，其一生忠肝义胆，铁骨铮铮，哪怕临刑就义，也是泰然自若，从容不迫，惹得元将伯颜也不由得赞叹：“真伟男子也！”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顶天立地、叱咤风云的伟丈夫，却多次伤情落泪。

1275年，元军兵分三路，以破竹之势席卷南下，南宋政权危若垒卵。文天祥捧着勤王诏书，伤心地哭了。他知道，亡国之祸，近在眼前，万千无辜生灵，恐遭涂炭。尽管此时他还是一个人微言轻的边缘小吏，却以天下为己任，毅然倾尽家财，招募义军。他曾动情地表示，飞蛾投火确实是不自量力，但是，希望自己的“以身殉国”，唤起更多义士的奋起，保国家不破，让百姓不会流离失所。

当他与下属谈到时局艰难时，常常抑制不住内心的忧虑而痛哭流涕，他说：“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”把百姓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，就要把百姓的忧虑当成自己的忧虑，吃国家给的俸禄，就要为国家的生死存亡鞠躬尽瘁，至死不辞，这是对国家和百姓的道义。

1276年7月，文天祥派出多路义军攻打元军，在几个方向的战场上，都取得可喜的胜利，再加上江西的几支义军纷纷赶来与他汇合，形势一度变得柳暗花明。可惜，有奋斗就会有牺牲，招谕副使邹沨等多名重要将领，为国殉难；文天祥随即心如刀绞，痛哭不已。

由于众寡悬殊，文天祥不幸被俘。目睹南宋军队在崖山的惨败，他面南恸哭，写诗道：“昨朝南船满崖海，今朝只有北船在……惟有孤臣雨泪垂，冥冥不敢向人啼。”

南宋灭亡，元将张弘范劝文天祥投降，说：“国亡，丞相忠孝尽矣，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，将不失为宰相也。”也就是说，我敬重你是个真正的大丈夫，因此，一直以礼相待。但眼下你的国家已经灭亡，作为宰相已经尽到责任，再死抱着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如果能够像忠于南宋那样，为大元朝做事，宰相之位仍然还是你的。

文天祥想起故国，悲从中来，“泫然出涕”曰：“国亡不能救，为人臣者死有余罪，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。”朝廷养士多年，作为臣子，就要风雨同舟，生死与共，如今，国家亡灭，却不能补救，的确死有余罪，怎么还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呢?

文天祥的满腔热血、赤胆忠心与钢铁意志，令忽必烈敬之、珍之，非常希望能够为己所用。先是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进行劝降，文天祥一见便破口大骂，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。继而，又派已经投降的宋恭帝来劝降，文天祥痛彻肝肠，跪地大哭：“圣驾请回。”恭帝无法说话，只好怏怏离去。

当年突围时，文天祥不幸与妻女失散，十分挂怀。“妻子隔绝久，飘摇若埃尘。漠漠世间黑，性命由他人。”“世乱遭飘荡，飞蓬共徘徊。十口隔风雪，反畏消息来。”后来，误听到妻子已在战乱中离世的消息，他肝肠寸断，泪如雨下，悲而号之曰：“结发为妻子，仓皇避乱兵。生离与死别，回首泪纵横。”特作《哭妻文》：“烈女不嫁二夫，忠臣不事二主。天上地下，惟我与汝。呜呼哀哉！”

身在狱中，文天祥读女儿柳娘的来信，不禁泪湿衣衫，“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？但今日事到这里，于义当死，乃是命也……”

的确，文天祥流了不少泪，令人动容，触人心痛，因为国破家亡，亲人罹难，怎能不“悲从中来不可断绝”？曾被曹操誉为“当世英雄”的刘备，不也常常泪水涟涟吗？大厦将倾时，文天祥这位国之良心与肝胆，每一滴泪都是从心头流出的血。可是，当面对毁家灭国的敌人时，他则是横眉冷对，凛然难犯。临刑时，面对元朝官员给予的最后机会，文天祥坚如铁石，丝毫不为所动，面南而诵曰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

最终，文天祥以47岁的生命，留下了千古绝唱，慷慨就义。时人邓光荐，满腔敬意为其做了墓志铭，其中写道：“南北之人无问识与不识，莫不流涕惊叹，乐道其平生。”

丹心耀华夏，志节砺后人。文天祥的泪水，内蕴十分丰富，宛若一部厚重的大书，滋养、哺育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，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茁壮。

夫妻 战友 报人

□赵仿英

我的姑母赵晓光，原名月梅，笔名肖光。16岁时，她到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，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革命生涯，踏上了坎坷艰难的人生之途。

以前，我对姑母了解甚少，直到姑父送我《陈洁民散文选》，细读诸篇文章及翟向东先生《代序》后，才大致了解了他们苦难、传奇的人生经历。姑父陈洁民，1938年参加革命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岁就开始了党报工作者的生涯。

1942年，在日寇“铁壁合围”与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姑母与姑父，在战火与硝烟中结了婚。在太行烽火的岁月，缺吃少穿，流离颠沛，居无定所，冬天寒风大雪冻得人瑟瑟发抖，夏天炎阳如火、蚊虫成阵、酷热难耐。如此环境下，一个女人又要工作战斗，又要养儿育女，其艰辛困苦之状难以想象。但作为一名革命战士，姑母的信念始终坚如磐石，一心抗日，坚持斗争。她曾率领群众破坏敌人的公路、铁路，常是鏖战长夜，夜行军一宿百里。1943年大旱，她领导借粮斗争，也常常夜不能宿；在连队当指导员时，飒爽英姿，与日寇周旋激战，英勇顽强。

1946年，姑母与姑父回到冀南平原，姑父从事《冀南日报》的创刊与编辑工作，姑母则任发行科长，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，里里外外整天忙得团团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姑母先是做新闻工作，继而到大学工作，才过上一段安稳日子。正如翟向东《代序》中所述：“洁民与肖光相遇于烽火年代，壮年并肩战斗，老来相依为命。”

1975年至1978年，我在河北工学院（今河北工业大学）读书期间，节假日或功课不忙时就到姑母家去看望他们。那时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，姑父赋闲在家，自是寂寞。每次见到我，姑母和姑父都特别高兴，希望我常去陪他们。姑父为人老成谦和、沉静幽默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尽讲些逗人乐的故事；姑母则风风火火，直言快语，性格爽朗。姑母家在院部生活区，和我们东院校区后门就隔着一个大水坑，不知什么时候在坑中间填起一条窄窄的小路，坑坑洼洼，雨雪天更是泥泞难行，但人们为走近道，谁都不肯绕道走学校前门。所以每次晚上从姑母家出来，她都不放心，送我到水坑边看着我走远，一会儿喊一声“仿英，到了没有”，直到我高声回答“到了”，这才放心回去。

在姑母家那间平房门前，我曾恰巧遇见前去看望姑父的著名作家梁斌、孙犁等人。姑父一一为我介绍，面对这些名人，我一时也想不起说些什么。当我与他们道别时，他们都站起来送我，真是出乎想象。他们坐着小马扎围成一圈，谈笑风生，没有一点架子，真诚、朴实，看起来是最平常的人。

毕业离津后，曾到天津看望姑母数次。晚年，姑母虽多病缠身，但仍乐观豁达，笑声朗朗。2003年，河北工业大学百年校庆，我和二姐到天津参加庆典后专程去看望姑母。那时，姑父已经去世，她住在表弟家里，有保姆照顾，精神尚健。原想让姑母戴上校庆帽子照几张纪念照片，毕竟她在这个学校工作数十年之久，然而却因意外原因未能如愿，至今遗憾犹存。

2004年，姑母走完了她82岁的人生，我们悲痛感伤，数载难以释怀。姑母生于1922年12月3日，今年是她百年诞辰，追思其生平业绩，缅怀昔日往事，唯感旧音慈容尤在，祈愿九泉之下笑颜常开。

会做饭，才毕业

□张达明

独自叩门

在澳大利亚，食品浪费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，如何有效利用多余食材、让其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，引起了堪培拉市莱纳姆中学食品技术老师凯西·杰克逊的思考和重视。经过深入细致的多方走访调查，杰克逊创办了“为贫困家庭送美食”项目，并说服教育部门，将该项目引入所有中学并开设厨艺课。具体办法是：所有中学生必须在每周花费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把学校食堂采购回的多余食材变成丰盛饭菜，做饭时间会计入学生每学期需要达到的社区服务总时间。如果学生在规定时间内，没有学会做饭，或没有达到为社区服务的规定时间，就将无法顺利毕业，除非进行补课而最终掌握烹饪技术。

对此，堪培拉教育部门丽达女士说：“这是一项硬性规定，之所以做出这个规定，目的是让学生树立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让他们从心底懂得感恩和节俭，以及为贫困家庭送一顿热饭的社会意义，以此来温暖整个世界。”

“为贫困家庭送美食”活动实施后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，也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学习项目。学生马克德说：“活动既让我学会了做饭，也帮助了那些有困难的人，每次上厨艺课，一想到他们能因此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菜，而且还是我的手艺时，浑身就充满了动力。我以前在家里从未下过厨房，还时常因为饭菜不合口味对妈妈发脾气，经过上厨艺课，我不仅体会到了妈妈做饭的辛苦，也增长了食材如何搭配才更有营养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帮助了别人。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，这样贫困家庭就能少点饥饿，社会就能增加正能量。”

上厨艺课时，学生会得到食品技术老师的现场指导，而做饭的食材则由奥兹丰收机构送到学校。奥兹丰收是澳大利亚一家著名的慈善机构，每天负责从超市或菜场免费收集剩余食材，经过严格检验确认符合烹饪要求后，才分发给上厨艺课的学生。项目创始人杰克逊说：“此前，这些食材只是因为包装损坏卖不出去，而被当成垃圾扔掉，非常可惜。食材本身质量很好，只要稍稍加工就能变成很棒的美味佳肴。”她同时强调，上烹饪课时会警示学生，必须遵守一条黄金法则，那就是“做出来的东西，如果连自己都不想吃，就别让别人吃”，以此告诫学生必须认真做饭，真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项目实施后，堪培拉市中学生为贫困市民送去了数万份热腾腾的盒饭。送饭的程序是，当饭做好后，先由学校送往全市的66个慈善机构，再由慈善机构派发给每一个贫困家庭。

对于“为贫困家庭送美食”活动，奥兹丰收慈善机构负责人凯瑟琳·可妮欣慰地说：“学生每周捐赠的盒饭减轻了我们的负担。如果没有这种可利用的资源，我们就得花钱购买食材，无形给慈善机构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，而回收中学生精心烹制的饭菜，最大限度让学生的爱心得到了有效发挥，也实实在在帮助了贫困家庭，还为社会增添了正能量，一举多得的好事，没有不继续做下去的理由。”

莱纳姆中学负责人夏洛特曾感慨道：“不会做饭不能毕业的举措，极大调动了学生参与‘为贫困家庭送美食’活动的积极性，虽然期间有二十多名学生因为烹饪技术不达标而难以毕业，但经过假期的严格补课，最终也都拿到了毕业证，结果令人满意。可以这样说，开展这一活动，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来说，看似只是简单的一顿热饭，但却可以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，一个温暖人心的世界。”

明月无价

□耿艳菊

美文

苏州名园沧浪亭，有一副名联：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远山皆有情。”上联出自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作的《沧浪亭》，下联出自北宋诗人苏舜钦创作的七言律诗《过苏州》。

细读这两首诗：“风高月白最宜夜，一片莹净铺琼田。清光不辨水与月，但见空碧涵漪涟。清风明月本无价，可惜只卖四万钱。”“绿杨白鹭俱自得，近水远山皆有情。”只觉字句生香，悠然清旷里山水有情，处处美好，如入画中，一片明月铺心田，朗然明静。

沈复曾在《浮生六记》中写到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，那是他父亲宴客的地方。当年六月，天气炎热，屋子里像蒸笼一样，他奉母亲之命，带着妻子芸娘消夏于此。那里有“我取轩”，临着水流，清凉而有诗意。房前有老树一株，浓荫覆窗，人画俱绿，可以远望隔岸游人往来不绝。暑热中，芸娘停下了手中的刺绣，清闲下来，整天陪着他，一起读读古诗文，谈古论今，看花赏月饮酒。那是他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，哪怕是多年后的回忆，仍然如在眼前，都是快乐的气息。难怪他说：“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”

自离开沧浪亭，芸娘梦魂常绕。一天，他们看到有位老妇人的居所，环境朴素幽美，篱笆小院，绿树荫浓，房屋的四周种满了瓜果蔬菜，花光树影，错杂在篱边。门外有小池塘，清风从水面来，月印池中，虫声四起，设竹榻于篱下，就月光对酌，微醺而饭。此情此景，令芸娘神往不已，欢喜地对沈复讲：“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，买绕屋菜园十亩，课仆妪，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画我绣，以为持酒之需。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，不必作远游计也。”

其实，芸娘“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”的理想生活，正是很多平常素朴人家的日子。老妇人居所的环境，不少人是非常熟悉的，一定能读出亲切感，尤其乡村田园，随便一个地方都不缺少这样朴素自然的美。因为有清风明月在，不管像沧浪亭这样有岁月幽深感的苏州名园，还是朴实的平常人家的篱笆小院，都笼上了一层天然的诗情画意，让人不由得沉醉。月下，在清风里，心也总会不由自主地欢喜轻松。

作家钱红莉有一段话，简直可以说是成长过程中最美的一段记忆，她说：“人漫长的一生，都在仰仗童年的滋养——夏日黄昏，暮色雾一样弥漫，虫声密集，空气里尽是植物的甜味，我们小孩子洗完澡，搽上痱子粉，躺在星空下的竹榻上，大人一边摇着蒲扇，一边闲谈聊天，星星好亮，一闪腰的功夫，沉沉睡去……夜深攀着大人的双肩回家，没做什么梦，天就亮了。”钱红莉是安徽人，地域虽不同，可是像月亮、星辰、清风这些事物给人们的美好诗意，却同样铭刻进长长的一生。

梁实秋在《雅舍忆旧》里写长夏的赏心乐事，竟也是晚饭后的休闲时光，瓜棚豆架，一院花影虫鸣，一家人分居几把破藤椅，乘凉闲话，直聊到星稀斗横风轻露重。他把月影星风下的闲逸称之为一天最快乐的一段时间。他说：“白天就没有这样清闲，多少鸡毛蒜皮的琐碎事，多少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，把你的时间切得寸断，把你的心戳成马蜂窝！你休想安心，休想放心，休想专心，更休想开心。”

可不是嘛，如今没有可爱的篱笆小院了，住在单元楼里离地气远了些，烦恼的事照样气势汹涌。有时候月亮升起来，屋子里不开灯，却满室光辉，朦朦胧胧，有几分淡淡的诗意，心底忽然柔软了一下，生出几分感动来。窗子开着，清风徐来，清清凉凉，真是难得的安适清静，让人欢喜。

花开盛世(国画) 赵玉芝 赵菁菁/作